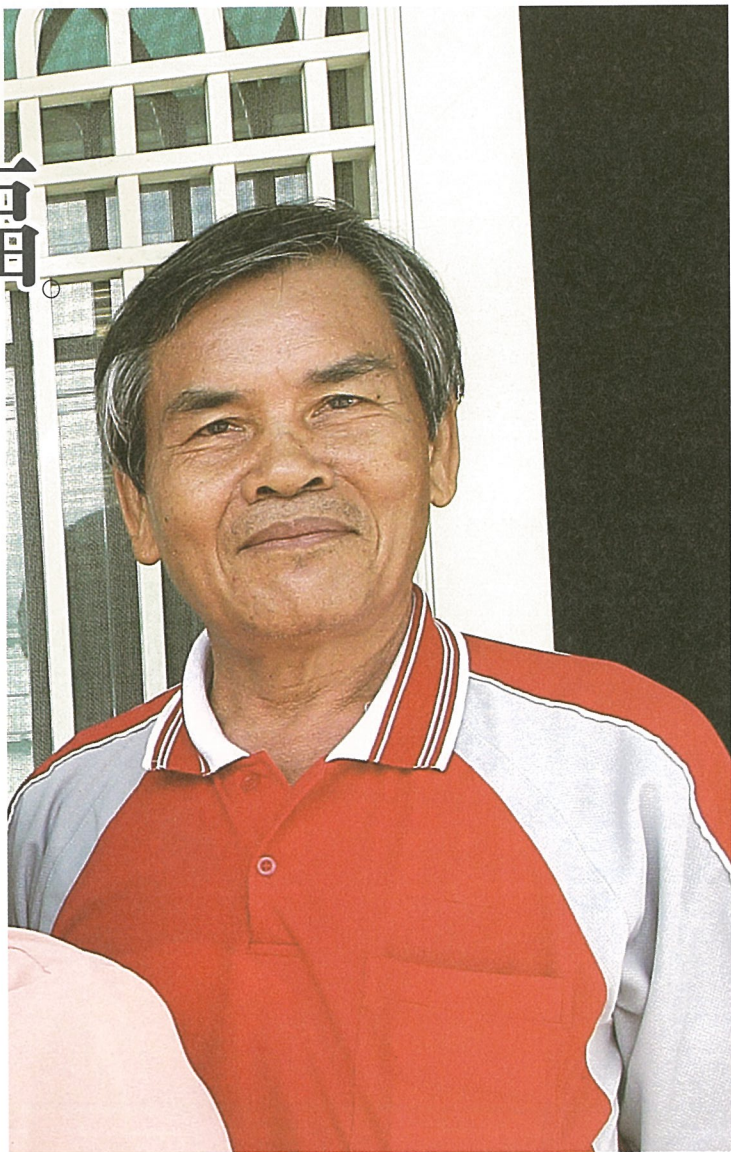


潘明福

1947~ Pan Ming-Fu
為部落提燈的人

The tribe's lamp-carrier

「為部落提燈的使命仍然扛在肩上，
如果不在滿州，
就是在前往滿州的路上，
家鄉的路，
走上千萬遍也不會厭倦。」



潘明福常和學生打成一片。
潘明福提供



剛開始教書的潘明福。
潘明福提供



潘明福與當年南仁山的孩子
成為永遠的師生。翁禎霞攝



剛開始教書的潘明福。
潘明福提供



半世紀以前，住在南仁山的孩子，總得在天未亮時就提著燈火出門，走過兩小時以上的山路到學校，那時候學生會把燈具掛在經過的大樹上，回程時再到樹下提燈回家，因此當地又稱為「掛燈」。潘明福不但教過這一群掛燈的孩子，他也是為部落提燈的人。

在滿州鄉永靖村內有個聚落稱為「羆舊公」，當時聚落裡的劉氏家族前就種了一棵高大挺拔的「羆舊公」，也就是所謂大葉山欖，雄糾糾的挺拔氣勢，讓村裡孩子看到大樹自然就肅然起敬。

1947年，潘明福就出生在滿州鄉的永靖村，小的時候他對這棵高大的大葉山欖最有印象，他記得，當年只要有人問他住哪裡？他一定毫不遲疑地回答：「羆舊公」。

民國4、50年代，滿州當地的生活普遍清苦，「只有大窮、小窮之分」，潘明福還記得家裡當時窮苦的景象，父母親是佃農，家裡又有五個孩子要養，排行老大的他，打從7歲起就去幫人「顧牛」。

不過這個「顧牛」的孩子始終上進，不但學會一身看牛的本領，牛背上讀書的日子，更讓他18歲那年就順利完成師專的學業，隨後就分發到離家八公里外的滿州鄉長樂國小任教，從「顧牛牛仔」變成「老師」。



潘明福一生奉獻教育。翁禎霞攝

南仁山精神

「那年我才 18 歲」！潘明福記得，第一年到長樂國小服務時，他被分配擔任一年級導師，當時的教室還是臨時向村民借用的儲藏室，離學校還有五公里遠，有些小朋友住在河的另一邊，每天上學及放學時，老師就得先揹孩子過河，「同甘共苦的師生情，就在當時建立了起來」。

後來他改擔任畢業班導師，那一班的學生大多是來自長樂山區，包括大山、小路、和平與南仁山等部落，許多來自南仁山的孩子必須在天未亮時就提燈出門，沿著崎嶇的山路走上兩小時以上，走到天亮了、掛燈了，才到得了學校，下午放學後才又再提著燈回家。

在潘明福的眼裡，這番掛燈的路程正是最可貴的「南仁山精神」，一直到現在，仍是他最難忘的教

學記憶，因為那一群掛燈的孩子，在艱困的環境中長大，從此養成了堅毅的生活態度，後來證明他們個個成為社會的中堅份子，在社會的每個角落以各種方式實現當年練就的「南仁山精神」。

即使數十年後，現在的南仁山早已劃為生態保護區，當年住在這一處桃花源裡的村民已逐一外遷，但是在教育界服務 44 年的潘明福，永遠記得山裡來的孩子提燈上學的那一幕。

我走千百遍

在長樂服務 5 年，潘明福調到鄉外的學校服務，19 年後才又有機會回到長樂國小當校長，此時的他已經遷居到屏東市，從學校到屏東市的住家超過一百公里的距離，但潘明福想起當年南仁山精神，於是選擇天天通勤。

不止晴天的時候他馳騁在台一線間，天雨的時候他也一樣前往，每當遇到視線不良需要開燈的時刻，他就會想到當年提燈上學的學生，想到當年蜿蜒山路裡的點點燈火，這一段師生相互勉勵的過程，其實是潘明福自我精進最多的時候。

後來他相繼到新豐、後庄等國小擔任校長，但是回想長樂三年通勤的歲月，他雖然常自嘲這段時間，自己天天當「屏東縣長」，「因為通勤的路最長」，但這也是自己人生



旅途中最美好的回憶之一，三年的通勤不但讓他更認識家鄉的美，其間練就的勇氣與毅力，更向前邁出了一大步。

這一切或許就是上帝冥冥中的安排，雖然他已調離家鄉、也遷居到外地，但是他就是會時時惦記著家鄉的一切，甚至結集旅外鄉



潘明福最難忘南仁山的精神。

翁禎霞攝

退休後的潘明福加入民謠推動的行列。



親的資源，再回鄉幫助弱勢的家庭，2009年潘明福退休後，他再度選擇回鄉當志工。

一直到現在，每周至少有兩、三天的時間，他得來回馳騁在台一線上，有時不趕路的時候，他還會特別繞過美麗的半島尾，再從台灣尾緩緩向前，有許多人是在潘明福的引領之下，一睹滿州與恆春半島的美景，對潘明福而言，每一次的巡禮，都像是與家鄉的對話，多走一趟，與家鄉的距離就愈近。

此時的他雖然已見些許白髮，但是其所展現的毅力與勇氣，一如年輕時帶著孩子過河的他，當別人正躊躇眼前的路還有多遠時，他總是帶著發亮的眼神，向著家鄉的方向說「這條路我走過千百遍了」。

為滿州民謠正名

退休之後，潘明福從校長搖身一變成為推動滿州民謠的志工，只要鄉內大小文化活動，潘明福一定



■ 上圖：潘明福（中）接棒後繼續把滿州民謠推向高峰。張錦桂提供
下圖：南仁山如今已成保護區，當年學生就是從此提燈去上學。宋耀光提供

風塵僕僕從屏東趕往，家鄉人、家鄉事、還有家鄉的歌，全是他關心的對象，退休後的他竟比以前當校長時還要忙碌。

「這一切都是受了鍾明昆教授的感動」，他說自己原本是民謠圈外的人，後來是看到鍾教授為家鄉民謠奔走的精神，讓他更覺得自己應該盡一分心力，當年在長樂教書時，所有艱難的訓練，在數十年後又重新派上了用場，就好像一切都為等待這一天，讓他繼續為家鄉服務。

2010年12月，他接下滿州民謠協進會第15屆理事長，以嫻熟的行政能力，再把滿州民謠推向另一個高峰，為了讓民謠深入每一個部落，他



把各村的村長及社區理事長，都納入民謠推廣的系統，希望以「遍地開花」的策略，讓滿州民謠真正能開花結果。

他說，在滿州人的心裡，滿州民謠雖然屬於恆春半島民謠，但和恆春當地唱的民謠，就是有些許差異，例如「牛母伴」就以滿州的唱腔更富神韻，還有「守牛調」、「滿州小調」也是滿州特有的，因此滿州人最盼望的就是有一天，真能以「滿州民謠」之名受到重視。

果然，這個願望並沒有讓滿州人等太久，2012年9月3日經文化部審議，「滿州民謠」終於與「恆春民謠」並列為重要文化資產，滿州民謠的

傳唱藝師張日貴更登錄為滿州民謠保存者，也就是「人間國寶」。

這是第一次滿州民謠獲得正名，也是地方人最感興奮的一刻，潘明福始終把功勞歸於所有參與民謠推動的人，但是地方人都知道，在鍾明昆教授過世後，「潘校長」便成為那個在民謠隊伍前提燈照路的人。

2012年底，他已卸下了滿州民謠協進會理事長的職務，但是這為部落提燈的使命仍然扛在肩上，退休之後，他如果不在滿州，就是在前往滿州的路上，家鄉的路，走上千萬遍也不會厭倦。

